

《高道傳》輯考

李靜

摘要

《高道傳》，北宋道士賈善翔撰，纂集東漢至北宋歷代著名道士事蹟，最早為張道陵，最晚為劉從善。該書以「道傳」命名，多收唐宋道士生平履歷，對研究唐宋時期道教歷史和道士、道觀情況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原書已佚。嚴一萍先生有《高道傳》輯佚本四卷，收入其所編《道教研究資料》第一輯，輯得凡八十五人。然嚴氏未留意《道門通教必用集》與《說郛》所收《高道傳》輯本。筆者參考此二書以及其他文獻而予以重輯，補得十二人傳記，共輯得九十六人。

本文擬就該書的重輯工作進行說明，並對該書作者生平、成書過程與佚失時間，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續作考證和補充。賈善翔之傳記，實最早見之於《輿地紀勝》中「蓬山十二仙」條。此「十二仙」之形成，與其同鄉何格非有密切關係，而其中的賈善翔小傳，筆者認為當即何格非所撰。經本文考證，《高道傳》當成書於公元 1087 年之後，1118 年之前。《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中關於《高道傳》在宋哲宗朝（1086–1100）

李靜，現為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香港理工大學兼任導師等。主要從事道教文獻、歷史與中國中古文學的研究。已發表作品有〈《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中華文史論叢》第 127 期）、〈《太真玉帝四極明科經》的來源及版本考證〉（《漢學研究》第 31 卷第 3 期）、〈《上清洞真智慧觀身大戒文》產生年代新議〉（《中華文史論叢》第 100 期）、〈《上清源統經目注序》〉（《國學研究》第 23 卷）等。

撰成的記載應當是可靠的。至於《高道傳》的佚失時間，丁培仁先生根據《道藏闕經目錄》判斷明代編《道藏》時《高道傳》已經亡佚，嚴一萍先生則認為此書之亡佚當在元明之際。然而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亦有人見《高道傳》，故其亡佚當在明萬曆之後。

關鍵詞：《高道傳》、賈善翔、《道門通教必用集》、《東皋雜錄》、蘇軾

COPYRIGHTED MATERIAL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高道傳》，北宋道士賈善翔撰。該書最早著錄於《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云「道士賈善翔〔當為『翔』字之誤〕《高道傳》十卷」，¹後多沿襲之，如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史部傳記類、《宋史·藝文志》均著錄為十卷。《遂初堂書目》亦著錄，但未云卷數。是書纂集東漢至北宋歷代著名道士事蹟，最早為東漢張道陵，最晚為北宋劉從善。根據南宋道士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歷代宗師略傳〉所述，「自東漢而下，訖聖朝之初，蓬丘子賈善翔集以斯道鳴世者百餘人，為《高道傳》」。²

原書已佚。近人嚴一萍先生有輯佚本四卷，收入其所編《道教研究資料》第一輯，輯得凡八十五人，人各一傳。³然嚴一萍先生未留意《道門通教必用集》一書，該書卷一的〈歷代宗師略傳〉中，實則收錄了十六人的傳記（有刪節）。⁴另外，嚴一萍先生亦未留意《說郛》所收《高道傳》輯本，該書雖僅收錄七人，但仍彌足珍貴。筆者參考此二書，以及其他幾種嚴一萍先生未及參考，卻有徵引《高道傳》的文獻，包括宋周守忠《歷代名醫蒙求》、宋李昌齡《樂善錄》、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等，予以重輯，共補得十二人傳記，輯得九十六人。

賈善翔此傳，大概是唯一一部以「道傳」命名之道士傳記，頗有異於其前後多種以「仙傳」命名的仙真傳記。丁培仁先生亦云：「賈善翔此作，署題《高道傳》，與佛教《高僧傳》相仿，在道教的傳記中似屬僅見。」⁵

¹ 葉德輝考證：《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二（長沙葉氏觀古堂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刻本），頁20上。

² 《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32冊，頁4下。

³ 其中「嚴漆」一條當屬誤收，故僅八十四人。有關此點，詳後第三節「《高道傳》輯佚」。

⁴ 丁培仁最早注意到此書卷一乃引《高道傳》：「南宋道士呂元素〔按，當為呂太古，元素為太古之師〕云：『自東漢而下，訖聖朝之初，蓬丘子賈善翔集以斯道鳴世者百餘人，為《高道傳》。爰掇其尤者十數，去繁取要，著於經訓之末，俾吾徒知所矜式焉。』則其《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歷代宗師略傳〉全本自《高道傳》。」見氏著：〈讀書札記三則·賈善翔的《高道傳》〉，《宗教學研究》，Z2期（1990），頁29。

⁵ 丁培仁：〈讀書札記三則·賈善翔的《高道傳》〉，頁29。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賈氏此傳頗多收錄唐宋高道。根據筆者所輯，在九十六人之中，有五十九人為唐五代時人，九人為宋人，共佔全書的近三分之二，對研究唐宋時道教歷史和道士、道觀情況，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擬對該書作者生平、成書過程與佚失時間，在嚴一萍和丁培仁先生的研究基礎上，續作考證和補充；並對該書的重輯工作，作一說明；最後，探討該書的文獻來源和史料價值。

一、賈善翔略考

(a) 賈善翔的傳記資料

關於賈善翔的傳記，嚴一萍先生在其《高道傳》輯本序言中，丁培仁先生在其《讀書札記三則》一文之「賈善翔的《高道傳》」一節中，都有敘述。然他們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下文簡稱《仙鑑》）中〈賈善翔傳〉及《道藏》中所存賈善翔的著作。而賈善翔傳記，實則最早見之於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試將《仙鑑》卷五一所錄〈賈善翔傳〉，與《輿地紀勝》中所收賈善翔之小傳進行比較，就會發現二者之間頗有關係，記事略同。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利州路·蓬州〉「蓬山十二仙」條云：

賈善翔，儀隴人，年十五，超然有出塵之志。

《東臯雜錄》云：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踈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

《圖經》云：至都下，與陳太初為方外友。神宗時，簽書教門公事。遊太清宮，講《度人經》三遍，盲者聞目明。忽曰：「太上命為太清宮主。」乃沐浴而逝。張天覺撰《遊真記》。⁶

《仙鑑》卷五一記：

⁶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八八（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據粵雅堂刻本影印），頁902上。

道士賈善翔，蓬州人，字鴻舉。善談笑，好琴嗜酒，混俗和光，默究修煉。蘇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似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善翔答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

善翔於宋哲宗朝作《猶龍記》暨《高道傳》，行於世。一日在亳州太清宮，眾請講《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一媪，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自明。

後啟醮之夕，夢眾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善翔為太清宮主者。數日後竟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編載其事。⁷

《仙鑑》中記載了賈善翔與蘇軾交往的軼事，而透過《輿地紀勝》就可知，此事最早記錄於《東臯雜錄》。除此之外，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和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也都記載了這一件事，且更為詳盡，亦均引自《東臯雜錄》。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四三引《東臯雜錄》：

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賈答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活，誰知措大參禪。」⁸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也有類似記載，引文與《詩話總龜》幾乎全同：

《東臯雜錄》云：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戲書，⁹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賈答

⁷ 《道藏》，第5冊，頁399下。

⁸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四三（臺北：廣文書局，1973，據月窗道人刻本影印），第4冊，頁1608。

⁹ 關於「東坡嘗過之獻書」一語中的「獻」字，只有宋胡仔撰《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作「戲」。然驗之其他處引文，均作「獻」。

曰：「老道士這裡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話，誰知措大參禪。」¹⁰

對比可知，《仙鑑》中對賈善翔與蘇軾交往的記錄，實來自《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與《輿地紀勝》，而此事最早的出處則是《東臯雜錄》。《東臯雜錄》一書的作者為孫宗鑑，現存輯本¹¹中不見有賈善翔此條的記載。孫宗鑑，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以宏詞科進身。¹²宋蔡條《鐵圍山叢談》記載：「宣和庚子有孫宗鑑者，時為紫微舍人。」¹³按，宣和庚子即宣和二年（1120），紫微舍人即中書舍人。除《東臯雜錄》外，孫還撰有《西畚瑣錄》。¹⁴

《仙鑑》中所記賈善翔在亳州太清宮講《度人經》一事，來自南宋謝守灝（1134–1212）編撰的《混元聖紀》。該書中附有謝守灝進表，自稱觀復，紹熙元年（1190）朝廷賜號觀復大師，故書成於紹熙元年之後。另又有紹熙四年（1193）陳傅良序，書當成於是年。其卷九記有：

善翔嘗至太清宮，眾請講《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¹⁵時會中有媪，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自明。至醮之夕，夢眾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善翔為太清宮主者。後數日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備載其事。¹⁶

將《仙鑑》中所載賈善翔於太清宮講《度人經》以及卒前夢將為太清宮主事，與《混元聖紀》進行比較，就可以知道，《仙鑑》所載源於

¹⁰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第12冊，頁714。

¹¹ [宋]孫宗鑑撰《東臯雜錄》現存《五朝小說》本和《說郛》本兩種輯本。

¹² 林瑞翰：〈宋代詞科考〉，收入許倬云等編：《中國歷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38。

¹³ [宋]蔡條撰，馮慧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卷一，《唐宋筆記史料》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2。

¹⁴ [宋]孫宗鑑：《西畚瑣錄》一卷，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第87冊，頁234。

¹⁵ 原文作「門」，當作「明」。

¹⁶ 《道藏》，第17冊，頁881上至中。

《混元聖紀》。很可能《輿地紀勝》所記此事（相對簡略）亦來自《混元聖紀》。¹⁷

《輿地紀勝》中有些信息是《仙鑑》所沒有的，比如其引《圖經》云：「至都下，與陳太初為方外友。神宗時，簽書教門公事。」陳太初，眉山人，曾與蘇東坡同學。《仙鑑》卷五〇有傳，與賈善翔同為蜀人。《輿地紀勝》所載賈善翔曾「簽書教門公事」一事非常重要，與《道藏》中其著作的題下署名可以互證。《道藏》中賈善翔的著作《太上出家傳度儀》、《猶龍傳》，下均署「左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左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前面部分為官職，後面為差遣，恰合乎《輿地紀勝》所載。

《仙鑑》中也有一些《輿地紀勝》沒有的信息，比如關於賈善翔的著作撰成時間，《仙鑑》云：「善翔於宋哲宗朝作《猶龍記》暨《高道傳》，行於世。」這是關於其著作成書時間的唯一一條記載。此條亦當有出處，待考。

(b) 賈善翔生平略述

依據以上傳記資料，加上賈善翔在《道藏》中所存著作的署名等信息，對賈善翔生平大致可以有個認識。賈善翔，蓬州儀隴人（今四川省南充市儀隴縣），字鴻舉，號蓬丘子。後至都下，並與陳太初為方外友。賈善翔何時至都未知，然神宗（1068–1085）時已經在都城，而且擔任道門重要官職「簽書教門公事」。¹⁸ 哲宗朝（1086–1100）時，撰成《高道傳》與《猶龍傳》。卒後，賜號崇德悟真大師（《南華真經直音》下署「崇德悟真大師」，《太上出家傳度儀》、《猶龍傳》下署「左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傳其卒後昇天為太清宮主，張商英

¹⁷ 羅凌謂此篇為張商英道教題材佚文，不知何據。參羅凌：〈張商英著述詳考〉，收入氏著：《無盡居士張商英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第6章，頁223。

¹⁸ 善翔於神宗朝任左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未知何年起充任。右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則由陳景元自神宗熙寧五年（1072）起充任。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一：「熙寧五年進所注《道德經》，御札批降中書云：『陳景元所進經，剖玄析微，貫穿百氏……特充右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道藏》，第13冊，頁730中至下。）

(1043-1121) 為之撰《遊真記》(《仙鑑》稱《真遊記》)，然張商英此記已佚失無考。

關於賈善翔卒年，目前所知最早記載賈善翔生平的是孫宗鑑《東皋雜錄》，然難以確定此書中有關賈善翔的記載是否撰於賈氏卒後。記載了賈善翔之卒的是謝守灝《混元聖紀》，此書撰成於紹熙四年(1193)。然賈善翔卒年的下限還可以更早。《混元聖紀》、《輿地紀勝》均稱賈善翔卒後，張商英撰《遊真記》(或稱《真遊記》)。故張商英當後於賈善翔而卒。張商英卒於宋宣和三年(1121)，¹⁹ 故賈善翔卒年下限可定為此年。

另外，《混元聖紀》卷九記載，哲宗紹聖五年(1098)，亳州太清宮出現神異現象，老君像眉間呈現紅光，哲宗下旨，令在太清宮開建金籙道場，「命左街都監道士賈善翔率其屬從事」。²⁰ 因此，1098年善翔尚存矣。故其當卒於1098年之後，1121年之前。

(c) 賈善翔與「蓬山十二仙」

《輿地紀勝》中賈善翔之傳記，實則附於該書〈利州路·蓬州〉「蓬山十二仙」條目下。²¹ 也就是說，賈善翔亦被目為「蓬山十二仙」之一。所謂的「蓬山十二仙」，包括與蓬山有關的十二位仙人或真人，分別為：周代的葛由，唐代的應靖、姚道真、爾朱洞，宋代的李俠客、塗定辭、王鶴、李世甯、賈善翔、趙元精、嚴化仙、石門鮮于氏子。這「十二仙」之中，只有葛由、應靖、爾朱洞、塗定辭、賈善翔五人在《仙鑑》中有傳。

在「蓬山十二仙」條下，有小字註曰：「白雲子何格非、蓬丘子賈善翔嘗為之傳。近世郡守王鎬又張放心童胥童嚴化仙事附于後。」²²

¹⁹ 《宋史》卷二二載：「十一月丁丑，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承旨，李邦彥為尚書右丞。辛巳，封子桐為儀國公。壬午，張商英卒。」(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1冊，頁408。參羅凌：〈張商英事跡及著述編年〉，收入氏著：《無盡居士張商英研究》，頁308。

²⁰ 《道藏》，第17冊，頁881上。

²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八八，頁902上至下。

²² 此處後一句殊不可解，所提到的幾個人名(張放心、童胥童、嚴化仙)當中，只有嚴化仙在「十二仙」中。

據此，則此「十二仙」的傳記，當分別由何格非、賈善翔作。何格非為宋元符三年（1100）李釜榜進士，²³ 曾任左朝請大夫知昌州軍州事。²⁴ 傳中註明為何格非作傳或與何格非有關者共有五人，即：應靖（《仙鑑》卷四五有傳）、李俠客、王鶴、李世甯及趙元精。而賈善翔及卒於其後的三位，即趙元精、嚴化仙、石門鮮于氏子，顯然不可能由賈善翔本人作傳。除去書中已註明由何格非作傳或與何格非有關的五人，再排除賈善翔不可能作傳者，則還剩下四位：葛由、姚道真、爾朱洞、塗定辭，或許是由賈善翔作傳（見表一）。

葛由之事出自《列仙傳》，他在《仙鑑》卷三有傳，《三洞群仙錄》卷七引葛由事，以「葛由刻木」為題，²⁵ 即引自《列仙傳》。但目前未發現確實證據，葛由及姚道真、爾朱洞（《仙鑑》卷四五有傳）三人，是否收入《高道傳》。然塗定辭（《仙鑑》卷四八有傳）則確實收入《高道傳》，由《三洞群仙錄》卷一六「定辭瀾腸」條引《高道傳》、²⁶《樂善錄》卷二引《高道傳》²⁷ 可知。若將《輿地紀勝》、《三洞群仙錄》、《樂善錄》三書所引塗定辭傳（均為節略）並觀，並與《仙鑑》中塗定辭傳對比，可以發現，三書引文均可在《仙鑑》傳文中找到對應。因此，《仙鑑》中的內容很可能採錄自《高道傳》（見表二）。根據上述情況分析，《輿地紀勝》中，葛由、姚道真、爾朱洞、塗定辭四人傳記或許由賈善翔撰，其餘八人（包括賈善翔）的傳記，則當為何格非撰。又《輿地紀勝》同卷〈蓬州·古跡〉有「蓬山十二仙像」條，云「有何格非為之傳，令繪像於郡治之應真人祠下」，²⁸ 此條所述似乎與「蓬山十二仙」條下小字註

²³ [明]王廷稷修：《萬曆營山縣志》，卷五，〈人物志·科貢譜〉：「何格非，造曾孫，登元符李釜榜。」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90，據明萬曆四年〔1576〕序刻本影印），第67冊，頁531。[明]徐泰纂：《正德蓬州志》，〈科貢·進士〉：「何格非，元符三年李釜榜。」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據明正德戊寅〔1518〕後序刻本影印），第67冊，頁1037。

²⁴ 見《張宗彥、何格非唱和詩》，收入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298。

²⁵ [宋]陳葆光：《三洞群仙錄》，卷七，《道藏》，第32冊，頁280中。

²⁶ 《道藏》，第32冊，頁342中至下。

²⁷ [宋]李昌齡：《樂善錄》，卷二，《續古逸叢書》之三十六（上海涵芬樓1935年據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東洋文庫藏宋刊本影印），頁2上至下。

²⁸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八八，頁901下。

有出入，但很可能是「蓬山十二仙」的最後整理者為何格非，他將賈善翔所為之傳，加上自己所為之傳，合在一起，形成了「蓬山十二仙」的傳記。

表一 「十二仙」分析表

年代	名字	傳記作者(推斷)	《仙鑑》收否
周	葛由	賈善翔	X
唐	應靖	何格非	✓
唐	姚道真	賈善翔	X
唐	爾朱洞	賈善翔	✓
宋	李俠客	何格非	X
宋	塗定辭	賈善翔	✓
宋	王鶴	何格非	X
宋	李世甯	何格非	X
宋	賈善翔	何格非	✓
宋	趙元精	何格非	X
宋	嚴化仙	何格非	X
宋	石門鮮于氏子	何格非	X

表二 〈塗定辭傳〉文本比較²⁹

《輿地紀勝》、 《三洞群仙錄》、 《樂善錄》所收〈塗定辭傳〉	《仙鑑》所收〈塗定辭傳〉
<p>《輿地紀勝》卷一八八「蓬山十二仙」 塗定辭 良山人，部綱宿華陰邸寓，陳搏出藥餌之，曰：「當壽至百歲。」後九十三歲而化。及就壙，棺輕，甚疑蟬蛻云。</p> <p>《三洞群仙錄》卷一六「定辭瀾腸」 《高道傳》：塗定辭，每到中春，人服疏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裸露，使水自七竅入，謂之瀾腸。一日平坐而化，家人環哭，却活，曰：「坐去，難為葬具。」言訖，卧化。數夕，顏色如生。及就壙，棺甚輕，識者以為尸解。</p> <p>《樂善錄》卷二 塗定辭，得道者也，居一石室，於家貯五十萬錢，扁鑄甚固，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冀其間有以多為辭者，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今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為辭者。信世俗之貪冒，而廉遜者誠難其人。」（《高道傳》）</p>	<p>塗定辭者，蓬之良山龍謀里人也。塗氏之先，自孟知祥據蜀時已數世居此，躬耕植產，家累百金。宋真宗咸平中，定辭隸役於郡，因輦帛入關，遇夜，舍華陰客邸。偶有書生自稱「東專」³⁰者，揖定辭而坐，相得甚懽，遂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搏也，以君非凡骨，故特邂逅于此。」定辭喜懼不自勝，因懇求異術。書生曰：「術不貴異，但奮精神，不以好惡內傷，則善矣。」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但餌此，當壽百年。」翌日，再訪之，則不復見。既而西歸，落魄不事生產。遂鑿所居之南山，為石室，險絕數十仞，觀者毛髮皆聳。定辭梯木登陟，如履平地。初，石室乾燥，每患乏水。輒呪之，甘泉應期而出。居常好飼群鳥，或臨風一呼，則千數翔集，馴狎左右。每暑，則挾纊自曝石上，謂之迎涼；或寒沍，則衣單繒而已。嘗遊成都，謁僧希白，因命饌，食鹽一器，僅數斤，坐客皆驚。異術士王鶴與之款飲，定辭獨飲數斗不亂，又屑薑葱數升，雜茹之。凡賓客之來，忽言「好飲食，何物」者，則必與之取足，同食客雖屬屢而不肯止。嘗以田產為人訟，移鞠于巖渠，幾一歲，獄中未始具糧，而訟不敢敵，典獄之官亦以拒抗不得情，因散禁定辭。定辭遽往城北羅漢院之江上絕崖之巔，有古木，輒登其上，不肯下，凡七日。人呼之，則曰：「我不下，爾輩但以箭射老，不能，彈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復居就鞠所，而赦書至。久之，請為道士。每到仲春，人服疏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體露，使³¹水自七竅中入，謂之「瀾腸」。嘗有二小商於脫白溪，一人中暑毒，暴死，定辭持鐵針，於額上以一槌擊之，入一寸許，須臾復活。明年以物來為報，則不受。³²嘗貯五十萬錢，扁鑄甚固。誠³²家人無妄取用，然子孫亦莫知其意。去世之前月，自室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凡直百錢者，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儻其間有以多為辭者，以是錢賞其廉。然終吾之身，卒無一人，嘆世俗之貪冒如此。」一日，呼家人於前，曰：「我九十三歲，不死何待。」索巴豆食之。於是喫二百粒，不動。移刻，更喫百粒，微微溇泄，乃平坐而化。人環而哭之。却復活，乃曰：「坐去，恐汝輩難作葬具。」言訖則卧化也。經數夕，童顏儼然如生。及就壙，而棺甚輕，識者以為尸解。所居之石室，時聞簫鼓之聲。其子為左侍禁，孫數人舉進士。</p>

²⁹ 《仙鑑》所收〈塗定辭傳〉，文字與《輿地紀勝》相符者，用下劃線標識；與《三洞群仙錄》相符者，用灰色強調色標識；與《樂善錄》相符者，用方框線標識。

³⁰ 東專：當為「陳搏」二字的右邊偏旁。

³¹ 使：原作「從」，今據《三洞群仙錄》校改。

³² 誠：原作「飲」，今據《樂善錄》校改。

關於「蓬山十二仙」的形成時間，趙元精傳中提及他「宣和中往龍興觀」，故「十二仙」必形成於宣和（1119-1125）之後。又萬曆《營山縣志》載有楊霽〈遊太蓬二首並序〉，其序言中云：

霽被旨慮囚，自孤雲兩角來遊大蓬。入透明巖，一望煙雲杳杳，遐企十二仙之遺蹤，邈乎不可見。賦五十六言，聊紀勝蹟。時鄉人史三省攝邑事，同為此遊，相與徘徊久之，遂留宿寺中，翼日乃去。紹興二年四月辛酉眉山楊霽題。³³

按，楊霽，紹興「二年任提刑，眉山人」；史三省，「二年以邑人攝邑事」。³⁴ 同書亦載有何格非〈上楊提刑同遊大蓬二首並序〉，序中提到：「雙蓬以古昔仙人謂其似海中三神山，故以紀名。今透明巖右廊，真仙境也。歐陽公過鄧州，聞海京之過，東坡為登州，亦以見是為美。此奇怪之事，二公猶樂稱之，況今十二仙羽化之地乎。」同時，序文又云：「格非幸獲參陪提刑郎中登陟蓬山，輒成五十六字，紀勝遊，伏惟睽覽。」³⁵ 故何格非亦同時與楊霽、史三省遊覽蓬山透明巖。

可見二人撰詩之時，「十二仙」已經形成。而據楊霽詩序，此次遊覽時間為紹興二年（1132）。所以「十二仙」的形成當在1125年至1132年間。前述賈善翔卒年下限為1121年。故，「十二仙」群體之形成，當在賈善翔卒後不久的時間。由此可知，此「十二仙」與賈善翔的關係亦十分密切。

二、《高道傳》的成書與佚失時間

關於《高道傳》的成書時間，《仙鑑》卷五一〈賈善翔傳〉載：「善翔於宋哲宗朝作《猶龍記》暨《高道傳》，行於世。」³⁶ 除此以外，未見其他關於此書的成書時間的記載。

³³ [明]王廷稷修：萬曆《營山縣志》，卷七，《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67冊，頁573。

³⁴ [明]王廷稷修：萬曆《營山縣志》，卷四，〈官守志·歷官譜〉，《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67冊，均見頁507。

³⁵ [明]王廷稷修：萬曆《營山縣志》，卷七，《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67冊，頁575-576。

³⁶ 《道藏》，第5冊，頁399下。

目前輯得的《高道傳》傳主當中，最晚一位是劉從善，為仁宗、神宗時人。劉從善傳中有云：「熙寧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訖，集弟子于前曰：『吾俟大風至，即去。』須臾，果風作，如說而化。」³⁷ 故劉從善卒年為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這也是目前所知《高道傳》所載最遲之紀年。因此《高道傳》必成書於1070年之後。另外，《高道傳》著錄於《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該書目收錄哲宗元祐二年（1087）以後，秘書省陸續採編典藏的圖書。³⁸ 故《高道傳》成書上限可以精確到1087年。

關於《高道傳》成書的下限，若從它被引用的情況考察，最早引用《高道傳》的是《類說》，成書於南宋高宗紹興六年（1136），在哲宗朝後三十年。然因為《高道傳》著錄於《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該書目編撰於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而非南宋紹興中所編。³⁹ 故《高道傳》成書時間的下限可以再精確到1118年。

綜上所述，《高道傳》當成書於1087年之後，1118年之前。所以《仙鑑》所載「善翔於宋哲宗朝[1086-1100]作《猶龍記》暨《高道傳》」，應當是可靠的。

至於《高道傳》的佚失時間，丁培仁根據《道藏闕經目錄》判斷明代編《道藏》時《高道傳》已經亡佚：「賈善翔的上述幾部著作[按：指《猶龍傳》、《南華真經直音》、《太上出家傳度儀》等]，除《高道傳》外，並收入《正統道藏》；《高道傳》則存目於《道藏闕經目錄》卷下，不著撰人，可見明代編《道藏》時已不見此書。」⁴⁰ 嚴一萍則認為此書之亡佚當在元明之際：「明陳耀文《天中記》錄一條，從類書轉鈔，故此書之亡佚，當在元明之際。」⁴¹

此書元代尚存，這一點比較確定。一個根據是編《仙鑑》時趙道一多參用其文。丁培仁在〈讀書札記三則·賈善翔的《高道傳》〉一文中寫

³⁷ [宋]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道藏》，第32冊，頁9中。

³⁸ 關於《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有關情況的考證，參張固也、王新華：〈《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版本源流考〉，《新世紀圖書館》，第1期（2010），頁73。

³⁹ 同上註。

⁴⁰ 丁培仁：〈讀書札記三則·賈善翔的《高道傳》〉，頁29。

⁴¹ 嚴一萍：《高道傳·序》，《道教研究資料》（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第1輯，頁1。

道：「試將諸書所引與《仙鑑》對照，即可發現有不少相同的文字，據此推測元代可能尚存，故趙道一參用其文。」⁴² 其實，除了《仙鑑》之例以外，元念常《佛祖通載》亦提及賈善翔，所以念常亦見賈氏此書。其卷二二記載：「案道士賈善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迹於姬周。』既云起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之時，本無李耳；衰周之際，始見老聃。」⁴³

然而，關於亡佚時間，筆者發現，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亦有人見過《高道傳》，所以該書的亡佚與傳播情況，當仍需繼續抉發。明王世貞(1526–1590)在其《弇州四部稿》和《續稿》之中，都提到陶弘景弟子桓闓之事，稱出自《高道傳》，故王當讀過《高道傳》。如《弇州四部稿》卷一七四〈說部·宛委餘編十九〉中記載：

隱居弟子桓法闓，字彥舒。《高道傳》云：「不知何許人，事隱居於茅山華陽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於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唯得執役桓法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太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將昇舉，隱居欲師之，闓執謙固辭。隱居不獲請，且謂曰：『某修教行道，勤亦至矣，尚淹於世，得非有過致然耶？幸為我訪之。』闓於是駕白鶴而昇。登後三日，密降而言：『先生陰功固已著矣，然所修《本草》，以蜜蟲水蛭之類為藥，功雖及人，而反害物命，以此更一紀，當解形而去，授蓬萊都水監。』乃道士賈善翔撰進，列仙傳因之。成都李汝弼以隱居玄門董狐，豈有異人居門下而不識。及得隱居墨跡，南平王所造清遠館即弟子桓法闓所居。邵陵王又有「隱居化後，法闓猶存，無先期上升」之說。而法闓受法高弟，亦非執役者，明矣。⁴⁴

⁴² 丁培仁：〈讀書札記三則·賈善翔的《高道傳》〉，頁30。

⁴³ [元]念常：《佛祖通載》，卷二二，《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49冊，頁716下。

⁴⁴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七四(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據世經堂刻本影印)，第15冊，頁7935–7937。

《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一五八〈文部·書道經後〉中有一篇〈桓真人昇仙記〉，文中亦引用《高道傳》，只是比較上文所引為略，而且作者自稱讀到了《高道傳》：

……而徧考諸藏，有《高道傳》云：「桓法闈，字法舒，不知何許人，事隱居華陽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隱居欣然，謂已當之。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隱居計門人無桓姓，推執役者，得法闈。詰之，曰：『常行默朝之道，親朝上帝，已九年矣。』隱居更欲師之，法闈辭不許，乃懇曰：『某於求道勤矣，而尚淹世者，非有過耶？幸為訪之。』法闈駕白鶴而昇，三日密降隱居室，謂先生『陰功著矣，而所修《本草》，以虫蟲水蛭之類為藥，利在人，害在物，以此小淹一紀乃解形，當投蓬萊都水監。』此傳乃道士賈善翔撰進。⁴⁵

按王世貞此文之作，乃源於其「於丁卯秋中，避跡弘法寺，抽《道藏》翔字函小帙，曰〈桓真人昇仙記〉，吾甚愛之，因手書一通」。⁴⁶ 丁卯年當為隆慶元年（1567），所以此文之作當在1567年之後。王世貞撰成《弇州四部稿》，據考乃在萬曆五年（1577）或四年（1576）。⁴⁷《續稿》則較晚，只可斷定成於萬曆十八年（1590，即王世貞卒年）之前。⁴⁸ 所以在萬曆初年至十八年之間（1573–1590），王世貞猶及見《高道傳》。而《道藏闕經目錄》的撰成時間，是在明正統十年（1445）編成正統道藏之時，對照元道藏而成。⁴⁹ 雖然《道藏闕經目錄》著錄《高道傳》，但當時《高道傳》並未亡佚，當編藏者未用心搜尋。

⁴⁵ 《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284冊，頁288下。

⁴⁶ 《四庫全書》，第1284冊，頁288上。

⁴⁷ 參鄺波：〈王世貞作品年表初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4期（2008），頁60。亦有學者指出萬曆四年已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刻本，參許建平：〈弇州山人四部稿版本發現與考辨〉，《文獻》，第2期（2016），頁31–34。

⁴⁸ 參鄺波：〈王世貞作品年表初考〉，頁61。

⁴⁹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收入氏著：《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下冊，頁595。

另外尚有二例。明傅梅《嵩書》中收有〈寇天師傳〉，⁵⁰ 註明作者為賈善翔。疑此〈寇天師傳〉亦出自《高道傳》。將此傳與《仙鑑》中寇謙之傳對比，可以發現內容幾乎全同，而《嵩書》尚未在年號前添加皇帝之名號，似更接近《高道傳》原本。故傅梅當猶及見《高道傳》。按，傅梅於萬曆十九年(1591)中舉，萬曆三十五年(1607)授登封知縣，五年後擢刑部主事。《嵩書》作於傅梅登封知縣任上，即作於1607年與1612年之間。故萬曆三十五年至四十年之間，傅梅猶及見《高道傳》。明焦竑《老子翼》引《高道傳》兩條，分別為蘇澄隱和張無夢事，⁵¹ 該書成於萬曆年間，故焦竑亦於萬曆間嘗見《高道傳》。但是，或許因為未能入藏，萬曆之後此書漸漸亡佚。

上文已提及，嚴一萍認為此書之亡佚當在元明之際，因為「明陳耀文《天中記》錄一條，從類書轉鈔」。⁵² 查《天中記》卷三九「天人授書」條，記張道陵母之感孕事：「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薔薇香授之，遂感而孕。」⁵³ 《天中記》成書於明萬曆間(1573-1620)。此條內容當來自宋曾慥《類說》卷四「薔薇香」條，文字全同。故嚴一萍言其從類書轉鈔。然而其實這一點無法證明當時《高道傳》已佚，因為自類書轉鈔乃一簡便方法，即使《高道傳》仍存，《天中記》作者也可以從類書轉鈔。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五〇「小兒誦經」條，記文靖天師聽聞司馬承禎腦中有小兒誦經一事，⁵⁴ 同樣當鈔自《類說》卷四。《山堂肆考》成書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然類書之編纂，情況不一，同樣無法證明當時編者乃因《高道傳》已佚，才從其他類書轉鈔。

⁵⁰ [明]傅梅：《嵩書》，卷二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1997)，史部第232冊，頁126上至127上。

⁵¹ [明]焦竑：《老子翼》，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5，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引文分別見頁182、183。

⁵² 嚴一萍：《高道傳·序》，《道教研究資料》，第1輯，頁1。

⁵³ [明]陳耀文、陳文燭：《天中記》，卷三九(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第3冊，頁1260下。

⁵⁴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五〇，《四庫全書》，第977冊，頁80下。

三、《高道傳》輯佚

《高道傳》原書已佚，近人嚴一萍先生輯得四卷，共八十五人。然其中「嚴漆」一條，乃輯自《仙鑑》所收「田仕文」篇，而未見有任何其他資料引用，可證明嚴漆傳記收入《高道傳》，故有待商榷。因此，確有資料可考而知出《高道傳》者，嚴一萍先生共輯得八十四人，其中有八十二人，因《三洞群仙錄》有所徵引而知為《高道傳》所收，有兩人因《類說》所輯《高道傳》而知為是書所收。《類說》所輯《高道傳》固極簡略，僅得六條，分別為：張道陵兩條、張果兩條、司馬承禎一條、申元之一條。其中張道陵與張果《三洞群仙錄》亦引，故除去重複，因《類說》而知為《高道傳》所收者，為司馬承禎和申元之二人。由此可知，嚴一萍先生所依賴的材料主要是《三洞群仙錄》和《類說》，他未遑及。

嚴一萍先生所輯八十四人的傳記，分為四卷，其排序與分卷所依據原則，並未說明，而原書次序實已不可考。摭引《高道傳》最多之《三洞群仙錄》，將所徵引傳主資料散入各卷，非依原序，此點亦已為嚴一萍先生所提及。

今筆者依據《三洞群仙錄》、《道門通教必用集》、《說郛》、《類說》、《樂善錄》、嘉定《赤城志》等書，予以重輯，共輯得九十六人。《高道傳》原書本有百餘人，知為《高道傳》中傳主者，達九十六人之多，庶幾乎窺見原書大略。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文獻引用《高道傳》，可供校正文字，如宋周守忠《歷代名醫蒙求》、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宋阮閱《詩話總龜》，以及類書《錦繡萬花谷》、《事類備要》等。

本文輯錄所列次序，在不同文獻之中，則依各書引《高道傳》之多寡為序。首列《三洞群仙錄》，次及《道門通教必用集》，再次為《說郛》和《類說》，最後及於其他。同一文獻之中，則以引用先後為序。

錄目如下：

(a) 《三洞群仙錄》共可輯得八十三人，依據《三洞群仙錄》所引知為《高道傳》傳主。其中張皓為嚴一萍先生漏輯（見表三）。

表三 《三洞群仙錄》中輯得《高道傳》傳主名單

1. 劉知古 (亦見《道門通教必用集》)	28. 羅浮先生軒轅集
2. 寇謙之	29. 王靈輿
3. 向道榮	30. 張氲 (洪崖子)
4. 趙惠宗	31. 程太虛
5. 趙抱一 (亦見《歷代名醫蒙求》)	32. 感庭秋 (亦見《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
6. 王道義	33. 軒轅彌明
7. 邢和璞	34. 嚴達
8. 侯道華	35. 田仕文
9. 呂志真	36. 輔神通
10. 侯楷	37. 譚峭巖
11. 韋善俊	38. 于章
12. 張無夢 (亦見明焦竑《老子翼》)	39. 左元澤
13. 王暉	40. 李道盛
14. 舒虛寂	41. 陳寶熾
15. 葉法善	42. 張果 (亦見《說郛》)
16. 朱孺子	43. 閻丘方遠
17. 吳猛	44. 張法樂
18. 賀知章 (亦見嘉定《赤城志》、《鄞峰真隱漫錄》)	45. 薛幽棲
19. 張公弼	46. 李含光
20. 王延	47. 雙襲祖
21. 宋元白	48. 賀自真
22. 葛玄 (亦見嘉定《赤城志》)	49. 戴孟
23. 張薦明	50. 應夷節 (亦見雍正《浙江通志》引《高道傳》)
24. 巨國珍	51. 張齊物
25. 陳寡言	52. 張皓 (為嚴一萍先生漏輯)
26. 徐靈府	53. 任可居
27. 李守微	54. 徐佐卿 (亦見《苕溪漁隱叢話》)

55. 吳筠	70. 俞靈瓚
56. 陳搏	71. 劉從善
57. 厲歸真	72. 張契真
58. 李遐周	73. 尹通
59. 牛文侯	74. 劉道合
60. 張道陵	75. 岐暉
61. 薛季昌	76. 聶師道
62. 杜光庭	77. 陶天活
63. 封衡	78. 傅仙宗
64. 張元化	79. 羅公遠
65. 李真	80. 葉藏質
66. 梁湛	81. 成道士
67. 嚴東	82. 潘師正
68. 孫遊嶽	83. 張始珍(張如珍)
69. 塗定辭(亦見《樂善錄》)	

(b)《道門通教必用集》共收十六人：張道陵、葛玄、王纂、陸修靜、寇謙之、王道義、司馬承禎、李含光、吳筠、劉知古、傅仙宗、閻丘方遠、杜光庭、蘇澄隱、張無夢和劉從善。除去與《三洞群仙錄》重複的十二人，可輯得四人。其中王纂、陸修靜、蘇澄隱三人為嚴一萍先生漏輯：

(84) 王纂，⁵⁵ 亦見《樂善錄》；

(85) 陸修靜；

(86) 司馬承禎，亦見於《類說》、《說郛》、《錦繡萬花谷》和嘉定《赤城志》；

(87) 蘇澄隱，亦見焦竑《老子翼》。

(c)《說郛》共收七人：司馬承禎、張果、蘇校書、朱桃槌、袁起、李生和郗法遵。除去與《三洞群仙錄》重複的張果、與《道門通教

⁵⁵ 該編號為筆者所加。

必用集》重複的司馬承禎，可輯得五人，均為嚴一萍先生漏輯：

- (88) 蘇校書；
- (89) 朱桃槌；
- (90) 袁起；
- (91) 李生；
- (92) 郟法遵。

(d) 《類說》共收五人：張道陵、申元之、⁵⁶ 司馬承禎、張果和葉法善。除去與前《三洞群仙錄》重複的張道陵、張果、葉法善，與《道門通教必用集》重複的司馬承禎，可輯得一人：

- (93) 申元之。

《類說》卷四「絳雪丹」條引《高道傳》，作「王元之」。又見《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七「絳雪丹」條、宋謝維新《事類備要》前集卷五一「內人服丹」條，均引《高道傳》，內容亦同。除《類說》作「王元之」外，餘引均作「申元之」。以上引文均為節引。亦見《仙鑑》卷三九，亦作「申元之」。

(e) 《樂善錄》共收三人：塗定辭、桓闈和王纂。除去與前《三洞群仙錄》重複的塗定辭、與前《道門通教必用集》重複的王纂，可輯得一人，為嚴一萍先生漏輯：

- (94) 桓闈，《樂善錄》引《高道傳》，亦見《弇州四部稿》。

(f) 嘉定《赤城志》共收四人：葛玄、陶弘景、吳筠和賀知章。除去與《三洞群仙錄》重複的葛玄、吳筠、賀知章，可補輯一人，為嚴一萍先生漏輯：

- (95) 陶弘景，嘉定《赤城志》引《高道傳》。

(g) 雍正《浙江通志》共收二人：田虛應和應夷節。除去與《三洞群仙錄》重複的應夷節，可補輯一人，為嚴一萍先生漏輯：

- (96) 田虛應(良逸)，雍正《浙江通志》引《高道傳》。

按：雍正《浙江通志》年代較晚，時《高道傳》當已佚，亦不知此書中《高道傳》此條之來源。田虛應出《高道傳》，亦未見他書有引。查杜光庭撰《洞玄靈寶三師記》所撰三師傳，所謂三師為馮惟良、田虛

⁵⁶ 《類說》原文作「王元之」。

應、應夷節。《高道傳》既已收應夷節，當亦收馮、田二人，只是馮惟良未見有書引自《高道傳》，而不可妄加。

另外，下列各書亦引《高道傳》，然傳主與《三洞群仙錄》引文中傳主重複，雖然不足補輯，然亦可資校證。如：《歷代名醫蒙求》引有《高道傳》一條，傳主是趙抱一，《三洞群仙錄》亦引，二書引文大致相同。《詩話總龜後集》卷三九收感庭秋事，引自《高道傳》，《三洞群仙錄》亦引。《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七「小兒誦經」條，記司馬承禎事，《三洞群仙錄》亦引。同卷有「絳雪丹」條，記申元之事，《類說》亦引。其他如《苕溪漁隱叢話》收感庭秋、徐佐卿二人之事，《鄮峰真隱漫錄》收賀知章事，雖與《三洞群仙錄》重複，但亦可資校正。

綜上，嚴一萍先生所輯《高道傳》所包含的八十四位傳主之外，尚有張皓、王纂、陸修靜、蘇澄隱、蘇校書、朱桃樵、袁起、李生、郗法遵、桓闔、陶弘景、田虛應等十二人可補入，共得傳主九十六人。

在補輯傳記中，尚有若干問題說明之。一是桓闔傳，其傳見宋李昌齡《樂善錄》卷二引，及前述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七四引。《樂善錄》引文較《弇州四部稿》為略，然對照來看，二者是一致的。二書引文亦均合乎《仙鑑》中桓闔傳。經考證，筆者認為，《樂善錄》、《弇州四部稿》所引《高道傳》之桓闔傳，當即為《高道傳》原文。

前引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在引文之後，對桓闔為陶弘景執役一事提出批評。這一點元劉大彬在《茅山志》卷九中亦早已提出：「桓法闔，字彥舒，東海丹徒人。陶隱居高第弟子也。為梁南平王清遠館主……世有指桓記云：『闔為隱居執爨者。』宋道士賈善翔集《高道傳》，謬用其說。隱居書闔入山詩及隱居墓碑可表也矣。」⁵⁷

由此可知，劉大彬、王世貞均以賈善翔《高道傳》為最早記載桓闔為陶弘景執役者，證實該傳確為《高道傳》內容（《三洞珠囊》卷一亦錄桓闔事，引《道學傳》第十五卷，然事頗不同）。然而，其實《高道傳》並非最早記載該事者，而是採納了杜光庭之說。桓闔為陶弘景執役，而先於陶上昇之事，已見於杜光庭《神仙感遇傳》（《太平廣記》卷一五引）：

⁵⁷ [元]劉大彬編，[明]江永年增補，王崗點校：《茅山志》，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247。

桓闔者，不知何許人也。事華陽陶先生，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默沈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為。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隱居庭中。隱居欣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親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陶君欲師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為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蠶蟲水蛭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果解形得道。⁵⁸

此條保存在《廣記》中的桓闔傳，出《神仙感遇傳》，在內容上與上述引自《高道傳》的桓闔傳大體一致，當即為《高道傳》所用源本。

除桓闔以外，《高道傳》中的王纂傳，亦當採自杜光庭之書，具體而言，當出其《王氏神仙傳》與《神仙感遇傳》（二本略同）。而《說郛》所收出自《高道傳》的七人中，有五人（蘇校書、朱桃榭、袁起、李生、邴法遵）均採自杜光庭《錄異記》。由上述情況可見，賈善翔在編撰《高道傳》時，對時代較近的杜光庭的仙道傳記作品頗為留意。

四、《高道傳》的地位和文獻價值

(a) 《高道傳》在仙傳系統中的地位

雖然《高道傳》是唯一一部以「高道」命名的道士傳記，但不可否認，

⁵⁸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1冊，頁106。上述桓闔傳，羅爭鳴先生據談本《廣記》輯入《神仙感遇傳》，見氏著：《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510-511。關於該傳，談本《廣記》云出《神仙感遇傳》，明鈔本作出《神仙拾遺》。李劍國疑此條出《仙傳拾遺》（氏著：《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下冊，頁1028）。然《三洞群仙錄》卷一五節引，題「桓闔執爨」，謂出《神仙傳》，故當出《神仙感遇傳》（《神仙傳》為《神仙感遇傳》之誤）。

它在道教的仙傳（道傳）系統中具有重要的承前啟後的作用。可以相信，在賈善翔編撰《高道傳》時，曾多方參考他所能見到的仙傳。

在賈善翔之前的仙傳，除了《列仙傳》、《神仙傳》二傳之外，六朝仙傳之中，較重要的是南朝陳馬樞的《道學傳》和六朝見素子的《洞仙傳》。此二傳均已佚，陳國符先生有《道學傳》輯本，收入氏著《道藏源流考》，輯有一百零七條，共一百零九人；⁵⁹《洞仙傳》在《雲笈七籤》中有節本，嚴一萍輯二卷，共七十七人，收入氏編《道教研究資料》第一輯。

《高道傳》所包括傳記之中，有七人與《道學傳》重合，為張道陵、吳猛、陸修靜、陶弘景、孫遊嶽、雙龔祖、桓闔。但對比來看，二書殊多不同。也許是因為均是輯本，非完整傳記，但更可能賈善翔還同時參考了其他資料。

另外，《高道傳》所錄傳記，有兩人亦見於《洞仙傳》，為寇謙之和戴孟。戴孟傳記，在《高道傳》（從《三洞群仙錄》輯得）和《洞仙傳》（嚴一萍輯本）之間，尚可找到相吻合之處。然而，寇謙之傳並不相同。由於可以互證的資料太少，而且二書均為輯本，故頗難證實《高道傳》曾參用《洞仙傳》。

產生於唐代的重要仙傳，還有《後仙傳》，編者為蔡偉，成書在開元九年（721）之後。⁶⁰書已佚，現僅能據顏真卿撰〈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知此書收有華姑（黃令微）。其餘傳主及內容則不可知。李劍國先生云：「意者所載為近世之仙，因在《列仙》、《神仙》、《洞仙》諸傳之後，故曰《後仙》也。」⁶¹既然名為後仙，而且書中收有當時人（華姑為唐代女道士），很可能此傳多收有唐代開元之前的道士。賈善翔應當會參考此書，但詳情已不可考。

在賈善翔所參考的仙傳之中，五代時的仙傳如南唐沈汾的《續仙傳》，前蜀杜光庭的《神仙感遇傳》、《仙傳拾遺》、《錄異記》、《王氏神仙傳》等，相信更多為賈氏所吸納，尤其是杜光庭的作品。某方面的原因是，《高道傳》最可觀的成就乃在於大量收錄唐代道士傳記，而五

⁵⁹ 其中有一條包括了顓頊、堯、舜三人。

⁶⁰ 有關此傳考證，參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上冊，頁218-219。

⁶¹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上冊，頁219。

代時產生的仙傳，最多收錄唐代道士。

《高道傳》與《續仙傳》相重合的傳主，有八人之多，為侯道華、朱孺子、宋玄白、張果、閻丘方遠、賀自真、聶師道、司馬承禎；而《高道傳》與《仙傳拾遺》相重合的傳主，則有十四人之多，為侯道華、朱孺子、宋玄白、張果、閻丘方遠、賀自真、聶師道、司馬承禎、韋善俊、軒轅彌明、葉法善、吳筠、朱桃槌、邢和璞。

關於這些傳主的傳記，經對比可知，對於同一傳主，《高道傳》和《續仙傳》、《仙傳拾遺》、《錄異記》、《神仙感遇傳》等，在文字上有頗多相同相似之處，傳承之跡甚明。上文已論及，《高道傳》中的桓闔傳當採自《神仙感遇傳》，王纂傳亦採自《王氏神仙傳》和《神仙感遇傳》，而《說郛》所收《高道傳》輯本之中，有五人（蘇校書、朱桃槌、袁起、李生、郟法遵）傳記當採自《錄異記》。

那麼，對於後世仙傳而言，《高道傳》在仙傳系統中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其地位該如何評價？首先，與《高道傳》同時代而略後的是曾慥的《集仙傳》。由於此書已佚，甚難考索二者之間的關係。但是，曾慥的《類說》是最早引用《高道傳》的文獻，故可以推斷，曾慥撰《集仙傳》，當會最大限度地參考離他時間最近的《高道傳》。

其次，如前所考證，《高道傳》很可能在明萬曆之後漸漸亡佚，而元趙道一《仙鑑》則對《高道傳》大量採納。這一點，包括嚴一萍先生在內的學者都有共識，因為拿《三洞群仙錄》中引文與《仙鑑》相關內容逐一對照，即可發現，《三洞群仙錄》中多數引文，基本上是《仙鑑》中傳記的節略。所以，《仙鑑》其實保存了《高道傳》的近似原文，只是需要分辨傳記之中哪些內容原出於《高道傳》。換句話說，《高道傳》對《仙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而《仙鑑》面對諸多過往仙傳、道傳，而大量採用《高道傳》之文，也體現了其作者對《高道傳》價值的重視。

(b) 《高道傳》可為唐宋道教研究提供史料

對於道教的研究，本位的研究是關於道士、道觀和道教科儀的研究。因為道士是道教的主體，道觀是道士組織活動的場所，而道教科儀則是道士主要的道教活動。相對於這種道教本位的研究，如道教和政治、社會等的關係，這樣的話題就是道教外圍的研究。

除此之外，過去的道教史較多關注著名道教人物的活動和影響，但是對於較不出名的道士和道教人物，則關注較少。可以肯定的是，有無數相對無名的道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了。

唐代為道教史上的重要時期，承六朝之逐漸系統化，開宋代道教道派分立之狀況。而《高道傳》恰可以提供大量有關唐代的道士、道觀的基本資料。目前輯得《高道傳》九十六人之中，大部分為唐代道士（四十七人）。如初唐時道士雙龔祖、田仕文、巨國珍、劉道合、岐暉等；唐太宗時道士張公弼，高宗時道士韋善俊、葉法善、潘師正，玄宗時道士司馬承禎、劉知古、趙惠宗、邢和璞、賀知章、輔神通、張果、薛幽棲、李含光、李遐周、薛季昌、徐佐卿、吳筠、傅仙宗、成道士、申元之等；中晚唐時期，肅宗時知有道士羅公遠，憲宗時知有道士程太虛、軒轅彌明、俞靈瓚，敬宗、文宗時知有道士譚峭巖，武宗時知有道士應夷節、徐靈府，宣宗時知有道士軒轅集、侯道華，懿宗時知有道士葉藏質、李生，昭宗時知有道士閻丘方遠等等。

而經過對輯得的道士傳記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對某道士（或某仙）進行生平的線性敘述的時候，往往會提到他曾住止某道觀。所以這些仙傳道傳其實是同時包含了道士和道觀的資料。可以認為，《高道傳》在保存唐代道教、道士、道觀資料的方面，極具價值。

(c) 《高道傳》亦可為唐宋文學研究（特別是詩歌研究）提供史料或文本

《高道傳》中所錄道士，亦不乏能詩之士，書中也保存了一些相關的詩歌資料，可以與《全唐詩》所收詩歌文本作對校之用。如：

1. 《三洞群仙錄》卷二「惠宗積薪」條

《高道傳》：又趙惠宗，天寶末忽於郡之東，積薪自焚。僚庶往觀，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為瑞雲仙鶴，而火盡，其下草猶綠。遺簡得二詩，其一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至精為神，元無為軀。散陽為明，合陰為符。形為灰土，神與仙俱。眾垢將畢，萬事永除。」其二：「吾駕時馬，日月為銜。洞躍九霄，上謁天帝。明明我眾，

及我門人。偽道養形，真道養神。懋哉懋哉，餘無所陳。」⁶²

趙惠宗，唐玄宗時人，此二詩收入《全唐詩》卷八六〇，⁶³而文字小異，故可作對校之用。如詩其一，《全唐詩》「神為仙居」一句，《高道傳》作「神與仙俱」；《全唐詩》「元氣為軀」一句，《高道傳》作「元無為軀」。又如詩其二，《全唐詩》「洞耀九霄」一句，《高道傳》作「洞躍九霄」。

2. 《三洞群仙錄》卷六「寡言石室」條

《高道傳》：道士陳寡言隱玉霄峯，以琴酒吟詩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云：「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滿目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羣羣林際還。」又曰：「照水冰作鑑，掃雪玉為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將尸解，謂弟子曰：「當盛我以青布囊，於石室中，慎勿土木為也。」臨終以詩示其徒云：「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營營。輪回債負都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⁶⁴

陳寡言，唐武宗時人。其《山居詩》第一首（醉卧茅堂不閉關）收入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全部三首（《山居詩》二首和《臨終詩》一首）均收入《全唐詩》卷八五二。⁶⁵《山居詩》其二，《全唐詩》「照水冰如鑑」一句，《高道傳》作「照水冰作鑑」。而《臨終詩》，《全唐詩》「輪回債負今還畢」一句，《高道傳》作「輪回債負都還了」；《全唐詩》「搔首儻然歸上清」一句，《高道傳》作「搔首索然歸上清」。

除趙惠宗、陳寡言之外，還有幾位能詩道士，如李遐周、侯道華、徐靈府、鄭遨等，《高道傳》中也保存了他們的詩作，故可以把《高道傳》視為唐詩及詩人的又一資料來源。

⁶² 《道藏》，第32冊，頁244上至中。

⁶³ 見《全唐詩》，卷八六〇（北京：中華書局，1960），第24冊，頁9721-9722。

⁶⁴ 《道藏》，第32冊，頁272下至273上。

⁶⁵ 見《全唐詩》，卷八五二，第24冊，頁9638。

3. 《三洞群仙錄》卷一四「遐周詩識」條

《高道傳》：李遐周有道術。開元中召入禁掖。久之，天寶末，一旦遁去，但於所居壁上題詩，識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末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假幽薊之眾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翰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即「嵬」字，馬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其所先見皆此類也。⁶⁶

李遐周，唐玄宗時人，此詩收入《全唐詩》卷八六〇。⁶⁷

4. 《三洞群仙錄》卷三「道華登松」條

《高道傳》：侯道華，凡所居之觀有損處，即持斧斤以葺之，勤苦備歷。一日修殿宇，忽於梁間得丹一粒，即吞之。觀門前有一松木，道華登松，去其枝梢。人責之，答曰：「恐礙我上昇。」人皆以為狂。後七日凌晨，道華昇松頂，揮手謝曰：「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復留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俄頃雲中音樂聲，幢幡隱隱，凌空而去。⁶⁸

侯道華，唐宣宗時人，此詩亦收入《全唐詩》卷八六〇。⁶⁹

5. 《三洞群仙錄》卷六「靈府草堂」條

又徐道士，名靈府，號默希子，居天台雲蓋峯，建草堂以居之，日以修鍊自樂。嘗作詩云：「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降雲輿。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精只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途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得生知何處生。」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使以

⁶⁶ 《道藏》，第32冊，頁325中至下。

⁶⁷ 見《全唐詩》，卷八六〇，第24冊，頁9721。

⁶⁸ 《道藏》，第32冊，頁251上。

⁶⁹ 見《全唐詩》，卷八六〇，第24冊，頁9723。

起之，辭，不復出。見廉使，獻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傳來紫宸命，遣下白雲峯。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巖松。」廉使表，以衰槁免命，由此絕粒，久凝寂而化。⁷⁰

徐靈府，唐武宗時人，其詩第二首收入洪邁《萬首唐人絕句》（洪邁名徐靈府此詩為《閑吟》）；徐靈府詩三首，均收入《全唐詩》卷八五二。⁷¹

6. 《三洞群仙錄》卷九「李釣不餌」條

《高道傳》：道士李道盛，與鄭遨、羅隱之為友。遨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奕棊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間，一觴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後，不知何物是天真。」⁷²

文中提到的鄭遨、羅隱之、李道盛均為道士，唐末五代時人，雲叟為鄭遨之號。文中二人聯句，收入《全唐詩》卷七九四，⁷³ 歸鄭遨名下，題〈與羅隱之聯句〉。

⁷⁰ 《道藏》，第32冊，頁273上。

⁷¹ 見《全唐詩》，卷八五二，第24冊，頁9639–9640。

⁷² 《道藏》，第32冊，頁293中至下。

⁷³ 見《全唐詩》，卷七九四，第22冊，頁8941。

附錄 《高道傳》新輯目錄

總序號	文中序號	年代	《高道傳》收錄的道士名單 (根據引書得知)	《三洞群仙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道門通教必用集》	其他
1	60	漢	天師張道陵	卷一四	卷一八	卷一	《類說》
2	90	東漢	袁起*	/	/	/	《說郛》
3	49	漢末	戴孟	卷一一	卷七	/	/
4	63	東漢末年	封衡	卷一五	卷二一	/	/
5	52	東漢至魏	張皓*	卷一二	卷二一	/	/
6	13	三國魏	王暉	卷五	卷二一	/	/
7	22	三國	葛孝先(葛玄)	卷六	卷二三	卷一	嘉定《赤城志》
8	16	吳末晉初	朱孺子	卷五	卷三六	/	/
9	17	吳晉之間	吳猛	卷五	卷二七	/	/
10	84	兩晉之間	王纂*	/	卷二八	卷一	《樂善錄》
11	85	宋齊	陸修靜*	/	卷二四	卷一	/
12	67	南朝齊	嚴東	卷一六	卷二八	/	/
13	68	齊	孫遊嶽	卷一六	卷二四	/	/
14	95	梁	陶弘景*	卷四, 云出《真誥》	卷二五	/	嘉定《赤城志》
15	94	梁	桓闔*	卷一五, 云出《神仙傳》	卷二八	/	《樂善錄》、《弁州四部稿》
16	83	梁	張始珍(《仙鑑》作張如珍)	卷二〇	卷三三	/	/
17	29	梁	王靈輿	卷七	卷二八	/	/
18	2	北魏	寇謙之	卷二	卷二九	卷一	/
19	73	北魏	尹通	卷一七	卷三〇	/	/
20	6	北魏	王道義	卷三	卷三〇	卷一	/
21	41	北魏	陳寶熾	卷九	卷三〇	/	/
22	59	西魏	牛文侯	卷一四	卷三〇	/	/
23	44	西魏	張法樂	卷一〇	卷三〇	/	/

總序號	文中序號	年代	《高道傳》收錄的道士名單 (根據引書得知)	《三洞群仙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道門通教必用集》	其他
24	20	北周	王延	卷六	卷三〇	/	/
25	34	北周武帝時	嚴達	卷八、卷一一	卷三〇	/	/
26	66	北朝	梁謚	卷一五	卷三〇	/	/
27	10	北朝	侯楷	卷四、卷一一	卷三〇	/	/
28	38	隋	于章	卷九	卷三〇	/	/
29	47	南朝梁至唐	雙襲祖	卷一一	卷二八	/	/
30	35	隋唐	田仕文	卷八	卷二九	/	/
31	24	隋唐	巨國珍	卷六	卷三〇	/	/
32	74	隋唐	劉道合	卷一七	卷二九	/	/
33	75	隋唐	岐暉	卷一八	卷二九	/	/
34	19	唐太宗時	張公弼	卷五	卷三一	/	/
35	11	唐高宗時	韋善俊	卷五	卷三六	/	又見《仙傳拾遺》
36	15	唐高宗時	葉法善	卷五、卷一五	卷三九	/	《類說》
37	82	唐高宗時	潘師正	卷二〇	卷三〇	/	/
38	86	唐睿宗、玄宗時	司馬承禎	/	卷二五	卷一	《類說》、《說郛》、《錦繡萬花谷》
39	1	唐玄宗時	劉知古	卷一	卷三二	卷一	/
40	4	唐玄宗時	趙惠宗	卷二	卷四一	/	/
41	7	唐玄宗時	邢和璞	卷三	卷三九	/	/
42	18	唐玄宗時	賀知章	卷五、卷一四	/	/	嘉定《赤城志》
43	36	唐玄宗時	輔神通	卷八	/	/	/
44	30	唐玄宗時	張氾(洪崖子)	卷七	卷四一	/	/

總序號	文中序號	年代	《高道傳》收錄的 道士名單 (根據引書得知)	《三洞群仙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道門通教必用集》	其他
45	42	唐玄宗時	張果	卷一〇、卷一五	卷三七	/	《類說》、《說郭》
46	45	唐玄宗時	薛幽棲	卷一一	卷三九	/	/
47	46	唐玄宗時	李含光	卷一一、卷一三	卷二五	卷一	/
48	58	唐玄宗時	李遐周	卷一三	卷四二	/	/
49	61	唐玄宗時	薛季昌	卷一四	卷四〇	/	/
50	54	唐玄宗時	徐佐卿	卷一二	卷四〇	/	《苕溪漁隱叢話》
51	55	唐玄宗時	吳筠	卷一三	卷三七	卷一	嘉定《赤城志》
52	78	唐玄宗時	傅仙宗	卷一八	卷四一	卷一	/
53	81	唐玄宗時	成道士	卷一九	卷四一	/	/
54	93	唐開元年間	申元之	/	卷三九	/	《類說》、《錦繡萬花谷》
55	3	中唐	勾道榮(向道榮)	卷二	卷四二，作向道榮	/	/
56	53	中唐	任可居	卷一二	卷四二	/	/
57	79	唐肅宗時	羅公遠	卷一八	卷三九	/	/
58	31	唐憲宗時	程太虛	卷七	卷四一	/	/
59	33	唐憲宗時	軒轅彌明	卷八	卷三八	/	/
60	70	唐憲宗時	俞靈瓊	卷一六	卷四二	/	/
61	37	唐敬宗、文宗時	譚峭巖	卷九	卷二八	/	/
62	50	唐武宗時	應夷節	卷一一	卷四〇	/	雍正《浙江通志》
63	8	唐宣宗時	侯道華	卷三	卷三六	/	/
64	28	唐宣宗時	羅浮先生軒轅集	卷七、卷一〇	卷四二	/	/

總序號	文中序號	年代	《高道傳》收錄的道士名單 (根據引書得知)	《三洞群仙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道門通教必用集》	其他
65	96	唐	田虛應(良逸)*	/	卷四〇	/	雍正《浙江通志》
66	25	唐	陳寡言	卷六	卷四〇	/	/
67	26	唐武宗時	徐靈府	卷六	卷四〇	/	/
68	39	唐	左元澤	卷九	卷四〇	/	/
69	9	晚唐	呂志真	卷三	卷四〇	/	/
70	80	唐懿宗時	葉藏質	卷一八	卷四〇	/	/
71	91	唐咸通年間	李生*	/	/	/	《說郛》
72	43	唐昭宗時	閻丘方遠	卷一〇	卷四〇	卷一	/
73	77	唐	陶天活	卷一八	/	/	/
74	65	唐	李真	卷一五	卷四三	/	/
75	14	唐	舒虛寂	卷五	卷四二	/	/
76	89	唐	朱桃樵*	/	卷四三	/	《說郛》
77	92	唐	郟法遵*	/	/	/	《說郛》
78	88	唐	蘇校書*	/	/	/	《說郛》
79	21	唐	宋元白(宋玄白)	卷六	卷三六	/	/
80	40	唐末	李道盛	卷九	/	/	/
81	57	唐末	厲歸真	卷一三	卷四二	/	/
82	32	唐五代	感庭秋	卷七	卷四三	/	《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
83	62	唐五代	杜光庭	卷七、卷一五	卷四〇	卷一	/
84	48	唐五代?	賀自真	卷一一	卷三六	/	/
85	23	唐五代	張薦明	卷六	卷四六	/	/
86	76	唐五代	聶師道	卷一八	卷四一	/	/
87	27	五代十國	李守微	卷六	卷四三	/	/

總序號	文中序號	年代	《高道傳》收錄的道士名單 (根據引書得知)	《三洞群仙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道門通教必用集》	其他
88	87	宋初	蘇澄隱*	/	卷四七	卷一	《老子翼》
89	56	宋初	陳搏	卷一三	卷四七	/	/
90	51	宋太宗時	張齊物	卷一二	卷四八	/	/
91	64	宋太宗時	張元化	卷一五	卷四八	/	/
92	72	宋太宗時	張契真	卷一七	卷四八	/	/
93	5	宋真宗時	趙抱一	卷二	卷四八	/	《歷代名醫蒙求》
94	12	宋真宗時	張無夢	卷五	卷四八	卷一	《老子翼》
95	69	宋真宗時	塗定辭	卷一六	卷四八	/	《樂善錄》
96	71	宋仁宗時	劉從善	卷一七	卷四八	卷一	/

註：帶有*號者為嚴一萍《高道傳》輯本所無。

Restoring the Lost *Biographies of Distinguished Daoist Masters* and Some Textual Research on It

Li Jing

Abstract

The *Gao dao zhuan* 高道傳 (Biographies of Distinguished Daoist Masters; hereafter, *The Biographies*), by Jia Shanxiang 賈善翔, a Daoist master activ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a collection of the life stories of remarkable Daoist masters from the Later Han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starting with Zhang Daoling 張道陵 and ending with Liu Congshan 劉從善. Providing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 Daoist masters who lived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book holds great value for research about the history of Daoism, Daoist temples and the lives of Daoist monks during that period. It is a pity that the book had been lost. Yan Yiping 嚴一萍 ever collected the materials of the book, including information about 85 Daoist figures, compiled them in four volumes, and incorporated the restored book in his *Daojiao yanjiu ziliao* 道教研究資料 (Research Documents on Daoism), volume I. However, Yan failed to notice some materials about those masters available in the *Daomen tongjiao biyong ji* 道門通教必用集 (Universal Handbook of Daoist Rituals) and the *Shuo fu* 說郛 (Collection of Unofficial Histories). On the basis of these two books and other sources, the author supplement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with another 12 masters, 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to 96.

The paper intend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author's efforts to restore the work, and to provide some evidence an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biography of Jia Shanxiang, the background to his writings and the time when the book was lost. The biography of Jia Shanxiang was first found in a chapter titled "Twelve Immortals in Pengshan (蓬山十二仙)," in the *Yudi jisheng* 輿地紀勝 (Geographical Records of Chief

Sights). The grouping of those immortals had everything to do with He Gefei 何格非, a native fellow of Jia Shanxiang, and thus Jia's biography was most probably written by He,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Biographies* should have been compiled between 1087 and 1118. The *Lishi zhenxian tidao tongjian*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Perfected and the Immortals) mentions that Jia Shanxiang wrote *The Biographies* during the reign of Zhezong 哲宗 of the Northern Song (1086–1100). It seems that the written record is a reliable source. As to the time when it was lost, Ding Peiren 丁培仁 judged on the basis of the *Daozang quejing mulu* 道藏闕經目錄 (Missing List of Daoist Canon) that when the *Daozang* 道藏 (Daoist Canon) was compil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book had already been lost. Yan Yiping thought that the book should have been lost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Yuan and the Ming dynasties. However, Wang Shizhen 王世貞 had quoted from *The Biographies* in one of his books during the Wanli 萬曆 reign (1573–1620), which is an evidence of proof that the book should have been lost after the Wanli reign.

Keywords: *Gao dao zhuan* 高道傳 (Biographies of Distinguished Daoist Masters), Jia Shanxiang 賈善翔, *Daomen tongjiao biyong ji* 道門通教必用集 (Universal Handbook of Daoist Rituals), *Donggao zalu* 東皋雜錄 (A Miscellanea Written in the Eastern Fields), Su Shi 蘇軾